

目 录

谢觉哉	易凤葵	王 萍	郝 俊 (1)
吉鸿昌	吉瑞芝	刘渭迅	(64)
	黄小同	郑吉平	
史可轩	张钧华	王少民	(104)
邹 努		李继善	(122)
林 蔚	贺昭午	杨 嗣	(137)
何建南		黄城授	(147)
王步文		王传厚	(154)
罗少彦		罗永平	(175)
王复生		汪涵清	(188)
罗梓铭	曾长秋	唐伯藩	刘 芳 (198)
黄 彰	赖 伟	陈欣德	(219)
朱克靖	曾长秋	张孝林	(232)
梁 华		王迪先	(257)
南汉宸	药 英	冯 凯	(269)
王世英	药 英	段建国	(297)
余志宏		孟树德	(326)
汉斯·希伯	单 伟	李肇年	(339)



谢觉哉



吉鸿昌



邹 努



史 可 轩



林 蔚



王 步 文



王 复 生



罗 少 彦



罗梓铭



黄彰



朱克靖



梁 华



南 汉 宸



王 世 英



余 志 宏



汉斯·希伯

说明：本卷缺何建南照片

谢 觉 哉

易凤葵 王 萍 郝 俊

谢觉哉是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。青年时期，考取过秀才，教过私塾，学过中医。一九二一年元旦参加新民学会，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曾从事报刊、司法、统战以及党政工作，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人民立下了不朽功勋。建国以后，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首任内务部长、最高人民法院院长、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，对党的建设、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健全、社会福利事业和统战工作，都作出了重大贡献。他是我党早期杰出的新闻战士，是我国人民司法制度的重要奠基人。

（一）

谢觉哉名维鑒，字焕南，一八八四年四月二十七日（清光绪十年农历四月初三）出生在湖南省宁乡县肖家湾。父亲谢恢前，读书不多，家有水田五十亩，对农民有轻微剥削，但又受豪强欺压，因而较为同情穷人。母亲姜氏，出生在穷苦人家，极节俭，善家务，并经常给觉哉讲赏善惩恶的故事，虽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，但其中宣扬的“应该做好人”、“为人办好事”这些观念，渐渐地启迪着觉哉的心灵^①。

^①访问谢廉伯记录（1979年3月18日）。

谢觉哉四岁从师读蒙馆，十一岁读完了《诗经》、《书经》、《易经》、《礼记》和《春秋》。一九〇二年春天，谢觉哉就读于小金陀馆，主讲是中过秀才的李藕苏。在这里，他“才知道五经四书外，还有所谓书，八股试帖外，还有所谓文”^①。遂开始系统地阅读《资治通鉴》、《四史》、《读史方輿纪要》、《海国图志》等书，并开始接触古典诗词和一些古文。这为他的文学根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^②。

在小金陀馆，谢觉哉结识了几位最要好的同学和朋友。一个叫姜梦周，一个叫王凌波，还有一个叫何叔衡（何叔衡当时已考中秀才并在外面教蒙馆，也常来小金陀馆玩）。他们四人志向远大，性趣相投，常在一起谈今论古，互相勉励，度过了“最可宝贵的三年”。

谢觉哉十五岁那年，两位姐姐相继病逝，母亲亦病，危在旦夕。虽请过一两名中医诊治，但并不见效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谢觉哉相信了本村一位谭姓长者的话，决定以“饿香”的虔诚去南岳山向“圣帝”朝香许愿，救活生命垂危的母亲。肖家湾距南岳山四百余里。他饿着肚子在崎岖的山路上艰难地走了五天，香烧了，愿许了，但“圣帝”并未显“圣”，母亲还是亡故了。从此，他对神灵的信仰产生了动摇。

一九〇五年二月，谢觉哉参加了“县考”，列入前十名。五月参加“府考”，连考四场都取得第一名，夺了“府首案”，中了秀才。这个喜讯轰动了整个山冲。因为这是明清以来，谢家祖上没有的事。他的父亲决定办喜庆酒，当地的绅士名流也前来祝贺。

①②谢觉哉：《自传》（1941年4月13日）。

可是，谢觉哉的态度则完全不同。他深知“举人”、“秀才”再没有存在的意义；同时，在人们的观念里，“秀才”、“举人”是和土豪劣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，这块牌子确实使人容易变坏。于是，在开贺的第一天，他便在收礼的地方贴出了一副对联：“十数年笔舞墨歌赢得一张倒票；两三月打躬作揖赚来几串现钱”。不少前来祝贺的乡绅看了，都“劲冲冲地来，气鼓鼓地去”^①。

一九〇六年，谢觉哉参加了本乡乡绅组织的一次“审盗案”，促使他与封建势力实行决裂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：一个面黄饥瘦的年轻人，因为家里没饭吃，在豪绅岳某的红薯地里偷挖了一篓红薯，被岳某抓住审问。岳某凶狠地提出要砍断年轻人的手。眼看就要动手了，在一旁的谢觉哉气愤不过，便大喊一声“住手”，随即走到岳某面前，指着跪在地上的五花大绑的年轻人说：“偷东西固然不该，但贼心出于饥饿，他认了错，又退了赃，就可以了。以后他还要靠那一双手养活一家，怎么能因做一次错事而使他致残一辈子呢？”围观的群众也齐声高喊“放人”。岳某见众怒难犯，只好同意放人。然而，就在乡丁给年轻人松绑的时候，奸猾的豪绅突然从火炉里抽出一块早已烧红的烙铁，朝年轻人脸上烙去，只听得一声惨叫，年轻人昏倒在地。目睹豪绅的残暴，谢觉哉气愤无比，一脚将案桌踢出几尺远，愤然离开了茶亭^②。

自此以后，谢觉哉再也不参加这类活动，并开始了教馆生涯。在担任塾师期间，他广泛接触劳动人民，目睹在统治者残

①访问吴岂凡记录（1979年3月21日）。

②参见易凤葵、肖重周：《反封建的秀才》，载《怀念谢觉哉同志》，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。

酷剥削和压迫下人民生活的惨状，使他感触很深，其中有两件事对他教育最大：

一是肖晓春的死。肖晓春是他幼年时的朋友，为人忠厚老实，家里很穷，刚满十三岁就被迫远离家乡到外地去从师学艺，七、八年后客死他乡。对此，谢觉哉不胜伤感。为追思儿时的同伴，他写过一首挽联：“人世广怨场，无遇无年，久成恨事；乾坤大逆旅，死家死客，当附达观。”指出死者的不幸是由社会造成的。

二是一九〇七年冬末路遇冻死在茶亭的求乞老人。当时，很多人在老人尸体旁围观，他见后十分同情，当即告知父亲，出棺木将其安葬。他的一位同学岳伯谦站在士大夫的立场写了一首《乞丐诗》：“讨米最不穷，何必乞人怜；一死永无罪，快活上天庭。”他不赞成岳伯谦的观点，以《诗丐》为题，写了一首七律表明了自己的见解：

未必生来是野流，
却持竹杖遍村游。
饭篮向晓迎残月，
弹板临风唱晚秋。
两脚踏开尘世路，
一肩挑尽古今愁。
从此不食嗟来食，
村犬为何吠未休①？

①吴岂凡1981年7月11日写的回忆材料。

这首诗说明谢觉哉已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批判封建士大夫的偏见，同情和歌颂劳动人民，并对整个社会发出疑问。

(二)

一九〇八年春节过后，谢觉哉放弃塾师生活，跟岳父何秋岩学习中医。何先生是清朝举人，因看破官场丑恶，不愿折腰权贵，才弃官从医、为民除病的。谢觉哉对岳父非常尊敬，觉得他选择的路是对头的。同时，在几年里，他家先后死于疾病的达六口之多。尤其是他的二弟理卿的病逝，使他十分惋惜，促使他走救死扶伤的道路。

在两年行医的过程中，谢觉哉目睹官吏横行，豪绅肆虐，人民生活极端困苦的现实，越来越深地感觉到：“社会的病大于人体自身的病”^①。一九一〇年春，他放弃原来十分向往的中医^②，在一位朋友的推荐下，到离家百里外的安化县培婴学校担任了国文和历史教员。这年四月，省会长沙发生两万余人参加的抢米事件。消息传到培婴学校，师生们议论纷纷。多数教师把“抢米”同平时乡间传闻的土匪“抢劫”相提并论，认为这样做“不义”、“不法”。谢觉哉没有急于参加议论。他以极大的兴趣打听事件的起因和经过，最后写了一篇文章，指出：民以食为天，这是古之道理。灾民有难，官府不但不管，反而和豪绅巨商串通一气，敲诈勒索，这是官逼民反^③。

一九一一年春，谢觉哉来到长沙，考入设在长沙荷花池的

①据谢觉哉与其族弟谢庠生的谈话。

②访问谢簪伯记录（1979年3月18日）。

③访问吴岂凡、谢簪伯记录（1979年4月26日）。

湖南商业师范讲习所。他说：“这也是很奇怪的学校，百多学生，秀才占了半数，商业呢？谁也不是生意中人。”

翌年，何叔衡考入湖南第一师范教员讲习科学习。他同谢觉哉虽不在一个学校，但常在一块讨论问题。凡是何叔衡阅读过的进步书刊，总要推荐给谢觉哉阅读。这样，谢觉哉除读学校规定的必修课以外，还阅读大量的外国哲学著作和文学作品，比较认真、系统地研究明末进步思想家王夫之、顾炎武、黄宗羲等人的著作和清朝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等人主张维新变法的论著，促使他的思想发生了“大大的变化”^①。

一九一三年七月，谢觉哉以优异的成绩在湖南商业师范教员讲习所毕业后，接到了在宁乡县云山学堂任校长的姜梦周的来信，邀他到云山学堂任教。他欣然应聘，回宁乡担任云山学堂的训导主任兼高年级国文、历史、地理教员。不久，王凌波也来这里任教。这时在长沙楚怡学校教书的何叔衡，也常到这里来。这样，何叔衡、姜梦周、谢觉哉、王凌波四人“以道义相切磋”，并都蓄下八字胡须，因而被称为“宁乡四髯”。

四髯在云山学堂，立即从事改革教育的实践，谢觉哉更身体力行。他教书很重视对学生思想上的指导，要求学生写作文时，先按照题目作调查研究，列出提纲，然后再动笔去写。有一次，他出了个作文题，叫《宁乡罐壶业现状》。为了帮助学生写好这篇作文，他带着大家到离校七、八里路远的横市长桥港访问陶业工人。有一年，宁乡大旱，县知事竟带头设蘸，许戏祈雨，愚弄人民。谢觉哉立即组织学生调查这一事件，然后各自拟题作文，并将其中的优秀作文在校刊上刊出，成为抨击时

^①谢觉哉：《自传》。

局的檄文^①。

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，北京爆发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学生运动。接着，湖南新民学会在长沙组织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爱国斗争。谢觉哉等人也积极行动起来，在云山学校举行报告会，并在学校走廊上贴出了“严惩卖国贼”、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大幅标语。这年“双十节”，谢觉哉还用白话文写了一篇《国庆感言》，贴在学校走廊墙壁上。他强调“救国的途径，在国民自觉自动起来管国家大事”，“国民必得象个国家主人翁的样子，并靠自己的努力来求得幸福，不能依靠神仙皇帝的恩赐”^②。有的同学看了这篇文章，当即把“卧薪尝胆，誓雪国耻”的警句贴在走廊上；学生甘泗淇还用《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》为题写了一篇论说文。谢觉哉立即在他的文章上批了“峻思破石，炼句成金”八个字，给予鼓励^③。

云山革命者倡导的新文化运动，不仅震惊宁乡，而且及于湘中。反动当局和社会上的封建守旧势力视之为洪水猛兽，必欲除之而后快。他们使用种种手段进行压制，甚至打算停办云山学校。经接任姜梦周校长职务的王凌波带领师生据理力争，加上全县进步人士的支持，才使得他们停办云山学校的阴谋未能得逞。不久，顽固势力通过议会又将王凌波撤职，任命反动学痞李汉庵接任校长。谢觉哉、王凌波立即团结进步力量，揭露李汉庵在学校倒行逆施的种种丑行。在校内外的压力下，李汉庵带着爪牙狼狈退出云山；县署也只好任命思想进步的王一凡出任

①刘立青：《发扬革命传统，培育四化建设人才》，载宁师1981年《校庆八十周年》专刊。

②据尹泽南1979年4月的一次回忆。

③据汤菊中1983年9月的一次回忆。

校长。云山学校驱李斗争的胜利，巩固和发展了宁乡的新文化运动。

(三)

一九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，谢觉哉离开宁乡到长沙，主编《湖南通俗报》。

《湖南通俗报》是一张四开小报。它的前身是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由都督府演说科办的《演说报》，一九一四年改为《通俗教育报》，何叔衡出任湖南通俗教育书报编辑所所长后，又将《通俗教育报》改为《湖南通俗报》，聘请谢觉哉担任报纸的主编，熊瑾玎任经理，周世钊、邹蕴真任编辑。当时，报社这些成员中，除谢觉哉外，都是新民学会会员。在长沙的其他新民学会会员，如夏曦、郭亮、李维汉、易礼容、姜梦周等，也都支持这个编辑班子。

这年九月初，报馆召开第一次会议。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任主事的毛泽东也来出席。会上，何叔衡讲述了几句开场白之后，毛泽东接着发言。他说：“报纸赞成什么，反对什么，态度要明朗，不可含糊”，“《通俗报》是向一般群众进行教育的武器，文字必须浅显生动，短小精悍。尤其要根据事实说话，不可长谈空洞的大道理。”会议结束后，毛泽东又走进谢觉哉的住房，二人进行了简短的交谈。这是谢觉哉和毛泽东的初次见面，但在相互之间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^①。

^①参见谢觉哉：《第一次会见毛泽东同志》，《谢觉哉杂文选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。